EPILOGUE TWO



4

Rose的眼皮颤动起来，她睁开眼睛，听见了心跳监护仪的滴滴声。她看到了空无一物的纯白天花板，还有荧光灯的光照和半透明的窗帘。一个整洁无暇的世界。

这是医院？

等等，这不对劲，她心想。当她闭上眼时，她感觉自己一定还在家中的卧室里徘徊。在不久前她还吃了一大把药片，然后和一个人道了别，那个人就是……

**ROSE: John!**

她猛地从床上坐起身来，扯动了手肘下的静脉输液管。Kanaya就坐在床边，她正在缝纫一件太阳裙的镶边。她抿了抿嘴唇，半抬起眼皮看向Rose。

**KANAYA: “John”**

**KANAYA: 我知道了**

**KANAYA: 是否发生了某些我本应当知情的事？**

如果不是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的话，这本可以被看作一个可以轻易地糊弄过关的玩笑。鉴于近来在她们之间横生的隔阂，Kanaya话语中的暗刺像投入一潭死水的巨石一样掀起了千层波澜。

Rose本能地抬手扶上了额头，但她的头却不再疼痛。她的头脑比过去几个月里的任何时刻都更清醒。

**ROSE: Kanaya，这是怎么……**

**ROSE: 发生了什么？**

Kanaya将手中的针线活放到一旁，猛然欺身向前，用自己清凉的手掌抓住了Rose的手臂。她的声音颤抖起来，但还是保持了平日大部分的精致与端庄。

**KANAYA: 我一回到家就看见你晕倒在排泄滑槽前**

**KANAYA: 你的皮肤异常冰冷，你的呼吸浅得就像消失了一样**

**ROSE: 噢。**

**KANAYA: 医生告诉我，你的心率已经降到了每分钟三十次以下**

**KANAYA: 据我所知这是极其危险的**

**ROSE: 我知道了。.**

**KANAYA: 你现在感觉怎样**

Rose沉思了很久很久，她的眼睛一直盯着病房另一端的那扇窗户。在薄薄的苍白色窗帘背后，夜幕刚刚降临，她勉强能够透过窗帘望见天上的月亮。

**ROSE: 我感觉……**

她将目光挪回Kanaya身上，她的眼睛大而明亮。

**ROSE: Kanaya，我感觉……非常好。**

她已经太久没有经历过任何与“好”这个范畴沾上哪怕半点边的感受了，以至于把这个字说出口都几乎成了一种灵魂出窍的体验。她感到晕眩。

**KANAYA: 你不再头疼**

**ROSE: 是的，不再头疼，不再看到异象，它们都消失了。我……**

**ROSE: 等等。**

**ROSE: John没事吧？**

**ROSE: 他现在在哪？他离开了吗？**

**KANAYA: 离开**

**KANAYA: 噢别担心，John很好**

**KANAYA: 他哪也没有去**

**KANAYA: 我想，除了他离开了他的房子一次之外**

**KANAYA: 他连续外出了好几天**

Rose闭上眼，深吸了一大口气。由于某些不知名的缘故，她此生从未感到过如此轻松。她回忆起了她本应要求John去做的事，也回忆起了那件事给她带来的压抑的紧迫感。然而，纵使穷尽这条生命，她也无法让自己再去对John的选择报以一星半点的关心，哪怕这正是从前的她所极端重视的东西。现在，她在乎的唯有他的安全、他的健康、他能否多花些时间和他关心的人在一起。这一切反转显然出于一场无可言述的转折，而她本人也在被影响波及的范围之内。

病房的门嘎吱一声打开了，一个穿着蓝色手术衣的满面微笑的甲壳人轻轻走了进来。Rose听到Kanaya焦急地问了许多有关她的病症的问题。甲壳人护士一边回答，一边富有节奏地敲打她的写字夹板。

Rose再次睁开眼，她盯着自己的手腕关节看了一会儿，皱起了眉头。她无法理解这种感受的来由。今天早上与John进行的那场对话仍清晰地储存在她的记忆中，正如她这几年来日渐衰退的健康状态，以及对正典、散佚或是其他的抽象名词的难以释怀的困惑纠缠。这些她都没有忘记，但这一切的意义却如指间流沙般消逝，她不再能够理解它们究竟有哪里重要。她是不是疯了，才会任由自己被如此崇高的忧虑消磨殆尽？难道直到今日，她才在摆脱数年的昏沉之后第一次恢复明澈？

护士离开后，Kanaya伸出手掌，握住了她用来放空自己的那只手腕。

**KANAYA: 有什么不对劲吗**

**ROSE: 这一切发生得似乎有些太快了。**

**ROSE: 甚至可以说……太突兀了。**

**KANAYA: 那真是十分遗憾，你是在期待着你的意识能够继续瓦解溃散吗**

**ROSE: 别逗了，Kanaya.**

**ROSE: 我所期待的……**

**ROSE: ……就是留在这里，留在你身边。**

**ROSE: 真正地陪在你身边。**

**ROSE: 这是很久以来的第一次。**

Kanaya避开灯光，埋头于她的肩膀。Rose抬起手臂，握住了她妻子的双手。这双手比她预想的更凉。

**ROSE: 你哭了吗？**

**KANAYA: 我在你那里的形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爱哭包的**

**ROSE: 说实话，那并不罕见。但通常你都是因为发怒才流泪。**

**KANAYA: 好吧**

**KANAYA: 我现在不生气**

**ROSE: 你过得很难，对吗？**

**ROSE: 因为我的病？再加上你照料女王虫的职责，还有变幻的政治环境所带来的压力……**

**ROSE: 你有那么多需要操心的事情，回到家里还要照顾我肯定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

**ROSE: 现在我终于意识到这一切对你而言是多么的不公了。**

**KANAYA: Rose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请别再把不存在的责任揽到自己的肩膀上**

**ROSE: 我在你那里的形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副模样的？**

Kanaya的唇角上提，先是露出了一个微笑，进而大笑出声，然而她的笑声却是悲凉的。她的笑容牵动了眼泪，它们顺着她精致的妆容滑落，留下两道清晰的泪痕。

**KANAYA: 我是真的以为我就要失去你了**

**KANAYA: 不是因为我猜想你可能会死**

**KANAYA: 而是因为过去的你离我那样渺远**

**KANAYA: 你所经历的折磨是我永远也不可能理解的，无论我付出多大的耐心，无论我爱你爱得有多深**

**KANAYA: 我无法摆脱那种预感，我知道某些可怕的事情注定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KANAYA: 那是你与我都无法阻止的悲剧**

**KANAYA: 某种强大的外部力量将会把你从我身边带走**

**KANAYA: 而我同时又无法不去设想**

**KANAYA: 也许让它将你带走才是最好的选择**

**ROSE: Kanaya……**

**KANAYA: 现在我已经明白这一些胡思乱想是多么的荒谬了**

Kanaya又一次笑了起来，但这一次她的欢愉是真实的，就像一直压在她肩头的阴暗恐怖的重担消失了一般。她轻轻地、颤抖地吐出了一口气。随着她的呼吸声，病房中的氧气含量仿佛再次充盈了起来。Rose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已不自觉地摒住了呼吸。笼罩着Kanaya的思绪的暗影曾同样笼罩着过去的她。但正如她之前所大声宣布的那样，黑暗已经消散，在它具现为其真实面目之前。

Rose用她病号服的袖口擦去了Kanaya的泪水。

**ROSE: 那的确荒谬。Kanaya，说真的，我这辈子还从未听说过如此荒谬的言论。**

**KANAYA: 你对我说话的语气就好像在哄Pupa一样**

**ROSE: 抱歉。**

**KANAYA: 不，不必道歉，你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过这种屈尊的语气了**

**KANAYA: 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这正是你在我眼中最为可爱的特点之一**

**ROSE: 我完全能够想象之前的我有多么可爱，尤其是当我像一个嗑药嗑得满头大汗的鬼魂一样在房前屋后飘荡的时候。**

**KANAYA: 你是知道我会如何看待你那肆无忌惮地使用人类毒品的行为的**

**KANAYA: 但你在我眼中仍然可爱**

**KANAYA: 我本无意搬出这一套陈词滥调，但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抹消你在我眼中的美丽**

**ROSE: 这真是让我松了一大口气，考虑到我们将以魔法永葆年轻与健康。**

Kanaya亲吻了Rose的手背，一个狼狈的、涕泪横流的、一反常态的不完美的吻，落在她婚戒的正下方。

**KANAYA: 只要你愿意与我共度永生**

**ROSE: 不然呢？**

**ROSE: Kanaya，世上不会再有比你更了解我的人了。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欣赏我。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数年如一日地用一针见血的真诚将我带回现实。**

**ROSE: 我无法想象失去你后我该怎么办。**

**KANAYA: 你很可能会顺利地适应它**

**ROSE: 是的，但那时的我一定会非常难过。**

在透过窗帘的第一缕晨光下，她们相视一笑。

> [==>](https://www.homestuck.com/epilogues/candy/5)